



送别离世宠物需要仪式感吗？

记者调查宠物殡葬行业发展现状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磊 赵丽

“（小狗）昨晚叫了一晚上，我没有太在意，今天起来发现就不行了。”2021年12月14日13时许，一家三口抱着小狗的遗体，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一家名叫“宠墓”的宠物殡葬中心。

白发苍苍的老两口看着工作人员为小狗清理身体，刚开始语气还算平和，待小狗遗体清理完毕，准备送入告别室时，老太太的情绪有点绷不住了，带着哭腔喃喃自语道：“怎么就突然走了呢？”

在布置温馨的告别间，一家三口与小狗进行了最后的告别。紧接着，小狗被送往宠墓在远郊的火化馆进行火化。老两口在女儿的搀扶下情绪低落回到车上，女儿又折返向工作人员叮嘱了几句。上述过程大约用时一个小时。

在布置温馨的告别间，一家三口与小狗进行了最后的告别。紧接着，小狗被送往宠墓在远郊的火化馆进行火化。老两口在女儿的搀扶下情绪低落回到车上，女儿又折返向工作人员叮嘱了几句。上述过程大约用时一个小时。

需要一场告别仪式 体面送走家庭成员

她从进店开始直到离开，几乎一直在哭。告别室里，她趴在那只法国斗牛犬的遗体旁，持续痛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这是一位女客户到位于四川成都双流区的“毛球·忆馆宠物火化服务中心”送别宠物时的一幕。或许，很多人特别是养宠物的人对这样的场景难以理解，但中心负责人、宠物殡葬师干雅莉却感同身受——她也经历过相似的悲恸。

干雅莉曾经养过一只黑色兔子，取名“妹妹”。2017年，在来到她身边的第一家“妹妹”离世。当时，国内的宠物殡葬服务市场规模还很小，为了给“妹妹”一个体面的葬礼，她甚至去了趟宠物殡葬服务行业发展较为成熟的日本，才了却这颗心事。

类似女客户、干雅莉与宠物的故事，还有很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养宠物的人不断增加，尤其是老龄化趋势以及独居人群增多，越来越多人对宠物投入了大量金钱和时间，将宠物视为心灵上的伴侣和家庭成员。在此背景下，宠物离世后如何处理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江苏、山西等地15位养犬人，虽然大多没有听说过或了解过宠物殡葬服务，但大多数人都表示“会考虑这项服务”“宠物也是家人，需要一场正式的告别仪式”。

来自上海的Sherry全程参与了宠物犬“拉拉”的火化过程。Sherry告诉记者，她和“拉拉”一起生活了16年，感情很深，随着“拉拉”年纪增大，肾脏萎缩，她开始物色宠物殡葬机构，并在能力范围内选择了最好的第一家，主要诉求就是

● 遗容清理、告别仪式、单独火化、定制纪念品……近年来，随着宠物市场的快速发展，宠物殡葬行业迅速兴起。截至2020年11月，全国经营范围含“宠物殡葬、宠物丧葬、动物无害化处理”的企业有近1400家

● 随着老龄化趋势及独居人群增多，越来越多人对宠物投入了大量金钱和时间，将宠物视为心灵上的伴侣和家庭成员，体面地送走“家庭成员”，能更好地维护和满足宠物主对离世宠物的情感联系和情感记忆

● 将宠物遗体随意丢弃、拒绝宠物主实地全程观看服务，将他人宠物的骨灰给宠物主……在宠物殡葬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良经营者违规操作，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污染环境等问题

● 可由宠物行业协会或相关组织负责制定《宠物殡葬服务规程》，对从事宠物殡葬的人员和机构进行相关知识培训，重点突出对宠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防止病原传播和环境污染

“拉拉”离世后必须单独火化并现场带走骨灰。

2021年4月5日上午，“拉拉”永远闭上了眼睛，尽管早有心理准备，Sherry和家人还是异常悲痛。收拾好“拉拉”的遗体后，前往宠物殡葬机构，进行遗体清理、告别仪式、旁观火化、装骨灰罐……Sherry和家人像送家庭重要成员一样送走了“拉拉”最后一程。

可当天的体验感并不好。“环境比我想象中简陋很多，告别仪式在敞开式的环境中，没有私密性；捡骨灰时，还有其他等待宠物火化的宠物主在场。”Sherry回忆说。

也正是这样的体验感，成为李超创办宠墓的直接动因。

李超养过两只哈士奇，一只叫JoJo，一只叫Lucky。2015年的一天，JoJo癫痫发作，救治不及离世。原本，他想采用土埋的方式处理JoJo遗体，但身处大城市，埋在哪里，是否会带来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让他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上网搜索其他宠物遗体处理方式，最终选定了一家宠物殡葬机构。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宠物殡葬。现场，他哭得稀里哗啦，不远处的工作人员却在那儿有说有笑，火化后拿骨灰还要另外加钱。这段经历成了他的心结，他后来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放弃本来稳定的工作，和几个朋友一起于2015年年底创办了宠墓。

近日，记者走进“宠墓宠物殡葬中心”，见到了身材高大、笑容腼腆的李超，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一幅他低头凝望一只小狗的照片。“大概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我不想仅仅把宠物殡葬当成生意去做，因为我们内心有情感。”李超向记者述说他创办宠墓的初衷。

开展宠物殡葬服务 各种困难接踵而至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研究室主任刘洪岩介绍，宠物殡葬服务最早来源于日本，在2005年左右引进中国。宠物殡葬全球通行的处理方式都是火化，火葬不仅避免了土葬及其他处理方式可能带来的细菌传播，而且对宠物主而言，体面地送走“家庭成员”，能更好地维护和满足宠物主对离世宠物的情感联系和情感记忆。

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宠物主看来，体面地送走离世宠物，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其现实需求；而不少养宠人对此却难以理解，甚至投去异样的眼光。这也意味着，开展宠物殡葬服务不会一帆风顺。

其中之艰难，干雅莉深有体会。赴日本送“妹妹”，体验了日本成熟的宠物殡葬服务，想到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宠物经济规模，干雅莉决定投身宠物殡葬行业。

想法刚提出，就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我父母非常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当时我的工作非常稳定且收入也不错，而宠物殡葬这个行业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每每和他们提起这件事情都是不欢而散。”干雅莉说。

但她已下定决心，迅速投入筹备工作。困难接踵而至，她在店铺租用和选址上遇到了大麻烦——很多地方听说她要办宠物殡葬，觉得晦气，直接拒绝，连价格都不愿意谈。

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店面，谈好价格，又遭到周边40多家店主的联合抵制，不停地向有关部门投诉，甚至直接上门阻挠装修。干雅莉只好逐一上门向40多家店主进行解释，签保证书，保证不在此地做火化、不播放哀乐、出现瘟疫要负全责等，这才顺利开业。

“毛球·忆馆宠物火化服务中心”开设接待区、遗体的美容区、告别区、冷藏安葬区、纪念区等7个功能区。2019年11月开业至今已提供相关服

务900余次。

“希望大众能对养宠物的人多一理解，希望养宠物的人能对宠物殡葬多一了解，希望所有的宠物主人在宠物离世后可以不留遗憾。”李超说，目前，宠墓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宠物殡葬流程，包括宠物到店遗体清理、单独告别室告别、安排火化、收纳骨灰、附赠环保骨灰袋，大都可以满足宠物主最基本的需求。

此外，宠墓还提供宠物纪念品制作。记者看到，纪念品样品摆在宠物大厅的玻璃展台中，每一款都明码标价。李超说：“我们店的规矩一是明码标价，二是不主动推荐商品，顾客问起才能介绍商品。”

随着宠物殡葬行业的快速发展，规模壮大，从事该行业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个更为专业的称呼——宠物殡葬师。在工作中，宠物殡葬师们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

宠物殡葬师橘子从业至今已有4年多时间。2018年7月，为了给自己养的小狗一个体面的葬礼，橘子从江西萍乡老家赶到北京，在宠墓正式送走了小狗。在和工作人员交流过程中，橘子萌生了要成为一名宠物殡葬师的想法。

经过3个月的前期培训后，橘子便能够独立上手了。现在，他已经成为宠墓丰台店的店长。

资质安全备受争议 价格缺乏参考标准

众所周知，殡葬是特殊行业，动物遗体的处理也涉及卫生、环境等诸多问题。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者也提出疑虑：这些宠物殡葬机构有相关资质吗？他们对动物遗体的处理是否符合防疫要求，是否安全？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宠物殡葬行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包括尚未有明确的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店面资质与实际操作不匹配、宠物殡葬师缺乏统一从业资格培训和认证、价格缺乏统一参考标准等。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主办的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记者以“宠物殡葬”“宠物火化”“动物殡葬”“动物火化”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均未对上述领域进行标准规定。

随后，记者以“成立一家宠物殡葬机构需要哪些手续”为由，咨询了北京市朝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首先需要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须注明经营范围是动物无害化处理服务，而动物无害化处理则会涉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问题。“宠物殡葬目前不是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经营范围类别之一，只能显示动物无害化。”

该工作人员说：“目前北京市内的宠物殡葬行业还没有办下这个证的。不过实践中，如果宠物殡葬机构无害化处理设备的选址符合相关规定，同样能够通过执法检查。”

干雅莉告诉记者，她在筹备开店时就了解到，要在成都开一家正规的宠物殡葬机构，需要三个证明：营业执照、环评合格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而后两者都会涉及设备，而只有政府立项的设备才能报批申请这两个证明。

“这也意味着，目前市面上无论是自制的火化车还是私人购置的火化炉，都没有办法说是符合环评或者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干雅莉说，为了规避风险，她选择与成都当地国家立项的设备商合作，把火化的环节交给国家，尽管那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干雅莉希望，未来随着宠物殡葬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都能意识到宠物殡葬的设备资质问题，从而让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化透明化。

对于宠物殡葬师没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和统一职业技能培训的问题，各宠物殡葬机构只能自行摸索培训章程。李超告诉记者，宠墓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培训流程，新入职之前会有3个月的培训期，期间传授专业知识、服务礼仪、商品纪念品信息等内容。

由于目前行业缺乏统一价格规范，宠物殡葬的价格在不同地区不同店面也有不小的差距。记者在某消费点评平台，定位北京，以“宠物殡葬”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排名前5的宠物殡葬机构每只狗从866元到1798元不等；定位上海后，前5家的每只狗价格差异为664元到1900元不等。

除基础的清理、告别、火化流程套餐外，衍生的宠物骨灰纪念品制作的价格差异更加巨大。类似的晶石制作，价格差有数倍之多。

江苏徐州的欧阳曾在宠物火化后想要用宠物骨灰烧制晶石纪念品。她咨询了上海和徐州的两家宠物殡葬机构，得知该项目价格相差竟有2000多元。

价格标准不一，宠物殡葬师没有相关资格等问题让一些宠物主对宠物殡葬心存疑问、望而生畏。

制定相关服务规程 加强监管净化市场

将宠物遗体随意丢弃、拒绝宠物主实地全程观看服务、将他人宠物的骨灰给宠物主……在宠物殡葬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良经营者违规操作，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污染环境等问题。

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看来，这些问题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是宠物殡葬服务市场在我国法律规制中处于一个灰色地带。我国只在动物防疫法中规定了无害化处理病死动物的相关内容，现有的宠物殡葬服务机构和宠物殡葬师所需的资质则没有相应的条文予以规制，暂未形成标准化的资格认证。

“监管部门不明确是导致宠物殡葬行业的服务机构以及相应人员资质要求较低的原因之一。”任超指出，宠物殡葬可能涉及农业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等多个政府部门，在无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监管主体不明，统一的资质要求更无从谈起；而资质要求较低，未形成标准化资格认证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宠物殡葬行业鱼目混珠，这种情况下需要公权力予以介入纠偏。

刘洪岩说，殡葬服务由国家殡葬管理条例具体规定，但不涉及宠物殡葬的调整。宠物殡葬是在宠物美容基础上逐步延伸和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国家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规定这一具体内容，有些地方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对饲养的宠物死亡后尸体处理作出规定，以防止病原传播，但也不涉及宠物殡葬的内容。

从行业服务完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刘洪岩提出三点意见：

在政府指导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由宠物行业协会或相关组织负责制定《宠物殡葬服务规程》，对从事宠物殡葬的人员和机构进行相关知识培训，重点突出对宠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防止病原传播和环境污染；

建议有条件的城市专门设立宠物墓园，集中安放宠物尸体和骨灰。设立宠物公墓不仅可以避免随意处置动物尸体或骨灰带来管理秩序的无序、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和土地资源的浪费，又可以体现对宠物主的人文关怀，为其提供一个可供情感追思的场所；

视行业发展情况，逐步推行宠物殡葬师资质自愿申请制度，通过宠物行业协会或组织的严格审查和考核，对确已具备相关服务技能的人员给予资格上的认定，作为从业者提升市场竞争优势的依据。

“鉴于我国目前宠物殡葬行业的快速发展，监管部门要正视市场消费需求，尊重行业发展的同时及时规制不合理商业行为。未来宠物殡葬行业的发展还需要重视燃烧炉质量标准以及排污达标监管、宠物公墓的用地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问题。”任超说，监管部门应制定并完善宠物殡葬行业的资质标准，推动宠物殡葬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琳
□ 本报通讯员 阮奕峰

小小「赤足印」为身份认定立了功

父母一时糊涂险些让女儿成了「黑户」

每一天，全国各地的医院里都有新生儿降生。他们出生后，医生会在他们的脚底抹上红墨水，再在一张纸上拓下一个小小的“赤足印”，这是他们出生时的身份印记，也是他们来到这世上的首份身份证据。很多父母会把这些模糊的赤足印留存作纪念。

而对于13岁的李胜男(化名)来说，模糊的赤足印不仅仅是一份纪念，更为她开启了新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枚赤足印，她可能就成了“黑户”。

李胜男是家中第二个孩子，出生于2006年。原籍安徽的李爸李妈原本盼望二胎能生个男孩，但由于二胎得女，两人便有了要第三胎的打算。所以在医院开具出生医学证明时，两人谎报了自己的姓名为王亮、王小南，也给李胜男取名王玮。

时过境迁，看着两个乖巧懂事的女儿，李爸李妈放弃了生三胎的打算，就在老家以“李胜男”的名字给“王玮”报了户口，起名“胜男”，希望她像男孩一样有出息，甚至比男孩更优秀。

转眼到了2019年，李胜男已经是13岁的大女孩了。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李爸李妈想把她的户口落到上海。但由于当时的一念之差，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女婴信息与公安机关登记的户籍信息不符，一时间小胜男落户、上学成了难题。

李爸李妈没想到，当年一时糊涂竟平添了那么多麻烦，夫妻俩互相埋怨，家庭矛盾频频升级。是问题就要解决。李爸李妈找到医院，想给女儿重新开具一份出生医学证明，用来证明李胜男就是当时的“王玮”。但按照规定，要想重新开具出生医学证明，必须证明当时的“王亮”就是李爸，“王小南”就是李妈，“王玮”就是李胜男。

根据医院的要求，李胜男和李妈必须先做DNA亲子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两人确属母女血缘关系。原本以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医院又要求，必须证明新生儿出生记录上的红色指印属于李妈，而赤足印属于李胜男。

这成了一个麻烦。13年过去了，当初的指印和赤足印已经褪色，只剩下星星点点，鉴定难度极大。于是他们找到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司鉴院)寻求帮助。

司鉴院刑事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叶瑞仁负责此案。由于当时孩子着急落户上学，所以鉴定时间很紧迫。叶瑞仁首先给李妈做了指纹鉴定，虽然原有指纹模糊，但还看得清纹线，问题是随着年龄增长，李妈原有指纹上又增加了一些皱纹和伤疤，如何撇开这些痕迹干扰是李妈指纹鉴定的关键。

指纹鉴定考的就是眼力！叶瑞仁通过放大镜和体视显微镜，仔细观察对比，找到了新旧指纹相同的8处稳定特征，按技术规范可以证实新生儿出生记录上的右拇指指纹属于李妈。

但新生儿赤足印的对比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医院给新生儿按赤足印本来就比随意，通常不会严谨地进行采集，而且婴儿刚从羊水中出来，皮肤娇嫩，原本纹线就很浅，所以很难看清，更难拓清。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印迹更是模糊不堪。”叶瑞仁回忆道。

因此，在正式鉴定前，他和另外几位经验丰富的鉴定人进行了缜密的分析讨论。大家看着纹线模糊到几乎找不到特征的赤足印犯了愁，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小胜男如今的足印纹线会长，特征部位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又增加了对比的难度。

在此之前，司鉴院还没有鉴定出过类似新生婴儿的足迹鉴定，想到这是女孩“落户”的唯一机会，叶瑞仁决定啃这块硬骨头。

对着显微镜仔细观察了几天，叶瑞仁发现，在赤足印前缘的一小块区域或许能找到稳定的细节特征。

于是，他对这一小块区域进行放大寻找特征，最后找到了14处稳定的细节特征，和李胜男如今的相同部位进行比对，发现特征完全吻合。

花了5天时间，这块硬骨头终于被他啃下来了。叶瑞仁回忆当时的场景，“眼睛常常累得直流泪。不过我们靠的就是眼力和细致，毕竟细节决定成败”。

按照司法鉴定人的技术规范，指纹和赤足印鉴定，通常需要找出8个以上相同稳定特征点，才能证明两者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而叶瑞仁在如此模糊的赤足印上找到了14个稳定的特征点。

后来，李爸李妈拿着司鉴院给出的指纹、赤足印鉴定意见书，到医院给重新开具了一份出生医学证明，“落户”问题迎刃而解。为了表达谢意，小胜男还拉着叶瑞仁的手拍了一张合影。

“您每天对着仪器，会觉得单调乏味吗？”(法治日报)记者问。

“不会！方寸之间大有乾坤，乐在其中嘛。”叶瑞仁回答。

2021年是叶瑞仁在司鉴院工作的第10个年头。10年来，他平均每年要接手300多起案件，但他依然热情如初，因为“每每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帮助像小胜男这样的人，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